

史通通釋

一  
函  
八  
冊  
函

史通通釋卷十六

外篇

雜說上

第七〇二  
第十五條

春秋

二條〇舊本紀條大書直下然其中  
連斷多舛非原文也今改用側注

案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

簡公未聞

一脫  
聞字

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

年書齊人弑其君壬於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  
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第  
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  
其乖刺之甚也

**按**

論語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聖語森然斥弑者以

名矣而春秋乃書人劉子摘之是也

稱君稱臣

宣四左傳凡弑君稱君無道也稱臣  
臣之罪也杜注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

國以弑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改殺稱弑時其惡名取有漸也

齊人弑哀十四公之續六月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傳

爲政陳成子憚之驪顯諸朝子我欲盡逐陳氏成

子兄弟四乘如公于我握出遂入公與婦入欽

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子我歸陳氏追之殺諸郭

開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甲午陳恒弑其君壬于

伐齊三按于我即闕止

案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

入衛入鄭入許卽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

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國謂楚都謂郢惟

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爲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他

例一何乖躋尋二傳所載謂公穀所載之經皆云入楚豈左

氏之本謂本亦獨爲謬歟謬猶誤也  
**按**此條糾左也不以入左傳條而以入春秋何也  
此事左經與公穀經不同仍本經以爲言也入楚

入郢若此類讀書略去者何限可矻心龕者

釋經曰入

左襄十三經夏取郢地曰入注謂勝其國

邑不有其地

入陳衛鄭許

左宣十一楚子入鄭闕十二公狄入衛侯

鄭伯入許

吳入書郢

定四左氏經庚辰吳入郢及清發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庚辰吳入

郢以班處宮

二傳云入楚

定四公羊經庚辰吳入楚傳曰入易

平王之墓穀梁經庚辰吳入楚傳吳何以不稱子

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咤

舊譌作叱聒沸騰

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

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之一衍字卓絕如二傳之敘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唯不可爲魯衛之政差肩雁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按**此亦申左之餘也申左多論載事之合離此條乃論文字之工拙。衡二傳太軒輕失平

唯聒

字本蜀都賦詳申左注彼篇舊作籠聒此又作叱聒並唯聒之譌也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唯草木乎然自古

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覩其形似強爲立名亦由一作猶今俗文士謂鳥鳴爲啼花發爲笑花之與鳥又一字有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讜言者者一字無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卽其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爲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按**舊評謂葵猶衛足似詩家興趣黏皮帶骨則笨矣知幾此條誠不免是。知不如葵舌端浮佻無關垂訓劉氏如曰此非聖人語則入理矣

葵猶衛足

成十七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

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夫人怒訴之秋七月別鮑  
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備其足

公羊傳 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弑其君曷爲加弑譏子道之不盡  
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  
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通已方駕曾閔連蹤丁蘭

郭巨苟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弑逆加名斯亦一無擬

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

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無理者錄

不於倫之意致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爲嗤怪也

**按**弑與孝是善惡兩盡頭處故以擬失其倫怪之

許止弑昭十九公羊止進藥而藥殺曷爲加弑焉

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

是以君子加弑焉爾

丁郭

黃補注逸士傳丁蘭河內人少喪考妣不及

郭巨林縣人至孝生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因謂妻曰貧乏分母之食盍埋此兒及掘坑得黃金一

俱出門人

曝書亭考戴宏論春秋曰子夏傳與公羊高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孔穎

達曰商授弟子公羊高鄭康成曰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

案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

食肉中客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鱠鯉詩人所貴必

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

趙盾見其方食魚殮曰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

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

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爲菲食著

之實錄以爲格言非惟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



者矣

**按**土物貴賤詎云一概然辯亦穉矣且又無謂史

通往往有此

若晉陽無竹之類

上客中客

陳氏鬻圃蘇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

客食

食魚殮

宣六公羊趙盾朝而出靈公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焉者入

其闈則無人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嘻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殮

是子之儉也君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

汲冢紀年

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况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啓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

舊誤作王與疑古同殺季歷

共伯名和

此四字一本無一

鄭桓公厲王之子

句有誤厲

王疑王

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

秋爲乘尋汲冢璣語卽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

公疾夢朱羆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

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

一作

實矣

謂左書晉事是他國傳聞而

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

者爲古所惑則代成龔瞽無由覺悟也

嗚呼已下二

諸本多作細書郭本作太書詳

**按**此亦疑古之餘也贅尾數語尤爲害理觀本傳

其子彙嘗以汲冢諸書皆後人追脩非當時正史

特著外傳以判之意亦不直其父說與。雜說中

凡此類皆出成卷書之前蓋其平日觀書隨手籍

記之所存也若已作疑古篇後豈復綴此耶唐人

遺集蕪章類句迭見錯出不自割棄多似此

共伯名和王共和見稱謂篇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

天子事二十六年王陟于堯周定公召

鄭桓厲王子按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

友初封於鄭而史通之述今紀年亦作厲王則與

舊典正同不得云乖刺矣考竹書紀年宣王則與

同王于多王錫王伐鄭克之乃居鄭父之正是為鄭桓

公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鄭云云是紀年之書

劉氏與諸異聞連舉而以紀年之文為桓

是宣子然則厲字之本作宣字無疑也

朱巖內在外傳黃能黃熊事已見瑣語云晉平公夢見

赤巖而疾使問于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

既敗于顓頊自沒于淮淵其色赤其狀巖祭顓頊

史記八條

夫編年敘事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異觀昔讀太

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謂逸周書國語世本戰國

策之流獨未見左氏內傳故云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

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

明錄之類一作徒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

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原杜劉遺民

氏春秋有傳至於今若以古方今此處有當然諸本

晉書則了無其名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

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舊本此下連孟

**按**或疑此為八條之序此中不應有序例也知幾

服膺左氏內傳惜司馬之未見故首條及之。所

云亦略見採撰篇

所採多小書按困學紀聞亦取此條之說而申之

按唐書房喬傳亦云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

曹干孫檀

隋經籍志撰

又晉紀十卷

晉前將軍

孫盛撰

寶撰

寶撰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稱其勤

司馬遷傳贊

還貫穿經傳馳騁

數千載間斯巨勤矣

數千載間斯巨勤矣

數千載間斯巨勤矣

數千載間斯巨勤矣

數千載間斯巨勤矣

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服

伏一作

其善敘事

**釋**

本條皆論敘事法起筆提醒

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然

何虛譽之甚也

史記鄧通傳云文

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

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摘論敘諸本此下又倉公傳

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决嫌

疑定可治詔

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

脉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

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

案遷之所述多有

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劉揚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劉揚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劉揚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劉揚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劉揚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劉揚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劉揚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劉揚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連下條非

**按**此亦簡晦點煩餘論。凡章節離立各有定分  
即如此條所言皆屬敘事而首尾呼應復有劉揚  
向眼其爲片段較然明白諸本此斷彼連當開反  
合皆所謂隙中觀鬪者也

向雄皆服

司馬遷傳贊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  
還其良史之材服其善敘事理辯而不

華質而不

僅其文直其事核  
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文帝崩景帝立

按幸鄧通傳文帝嘗病應鄧通嘗  
爲帝惜吮之太子入問病文帝使

惜

難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嘗爲帝惜吮之  
心慚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

按此事連觀太子已心怨之  
文則知文帝崩三字可省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

不取其本書

原注謂管晏子也

以爲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

也案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

俗議作宮

重加編勒祇覺

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

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覩厥義

**按**論語從何處節採劉子能見其大至史公之傳管晏論其軼事意固別有感也然以史法繩之畢

竟劉言爲正

列於學官

北平評作史記時論語未嘗行於講肆列於學官按漢書藝文志古論語二十

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其總論云漢興有齊魯之學是則漢初師承講授固在壞宅發壁之前矣即以孔子世家驗之絕於時也再按唐書薛放篇亦屢述之可見其不絕於時也再按唐書薛放

云漢時論語首列學官更當有據也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

衆不可以一介標末

此二字一作末事

持爲百行端首也至

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

夏之

一無之字下同

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

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旣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闕如

**按**此段人多誤會細按之非悞儒林循吏之絀四賢乃嗤子長之以貨殖累端木也蓋爲范白猗卓之間闡及聖門弟子而發兩層文勢側注而先以德不稱力比例引端意可知已。後閱王厚齋考史已得此解

孔子翹關

列子說符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而

貨殖

意史記貨殖列傳卷六十九次當末篇亦

之因

司馬遷自

自無序傳云爲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

幽於縲紲迺喟然而歎曰是子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敘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者



乍似同陵陷沒以

一作

實於刑又似爲陵所間

一作

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

乎

**子長**

以別簡白罪由懼史體之褻也子元卽以

報書攻自敘誠史筆之率也作書讀書各自不苟學者兩有所取法焉。七年而遭句若刊云七年而以訟李陵獲罪則事由便明。

與任安書

漢書遷本傳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龍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子遷書

責自古賢臣之義遷報之云云按本傳皆採錄史公自序持於傳末增此一編故史通表出之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案呂氏之

一字少修撰也

廣招俊客比跡春陵

此頂招客說下陵一作秋誤

共集異聞擬書

荀孟

此句繞成書說

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

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旣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按**

從發憤著書得間此條開宋人說部家言

不韋

見六家春秋家

春陵

譙春申信陵也班固西都賦節摹原嘗各亞春陵

虞卿

亦見春秋家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魯行噶臧堅抉死此闔官一作宦史記漢書並作闔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

爲士君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爲始何淺近之甚邪  
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  
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  
爲者哉

**按**此亦惜史公不見左傳之一證

郭最

左襄十八晉伐齊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

齊之辱

也于姑先乎乃代之

臧堅

左襄十七齊高厚圍臧紇於防獲臧堅齊侯

辱抑若

不終姑又使其刑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

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

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

**釋**

已上並魏夫論成敗

者固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

**釋**

四提

論起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懷諫秦之滅也由胡亥

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

父之違子家釋對敗而言歷舉敗象為例然則敗晉

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屢弧

箕服彰於宣厲宣王時在之年徵蹇與襦顯自文武舊

成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

德同湯武其若之何釋將氣數納苟推此理而言則

亡國之君他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譏舊責字者哉釋究

贊魏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釋翻轉蓋

媯後之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為

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鸞

鷺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

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釋徵與運則先徵氣數向若

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釋推人事為釋必如太一有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

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

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誠不其

一作惑乎釋至此折其不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

如魚豢魏略議舊脫虞世南帝王論或敘遼東公孫

之敗原注魚豢魏略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有彗星

如此人不能違則德教不設而或述江左陳氏之亡

原注虞世南帝王略論曰永定元年前有會稽人史溥

有揚州從事夢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

三十四年諒知冥數不獨人事其理並以命而言

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釋末復引類

按不信機祥是知幾識高處勝五行錯誤諸篇○

諸雜說中當推此條為最論既入理文復成章合

作可誦

敗晉於韓

左傳八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

矣將以晉界秦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焉

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伐有罪矣傲於

韓又十三晉荐饑秦輸粟於晉十四秦饑乞糴於

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弗聽十

五秦伯伐晉晉侯卜右慶鄭吉弗使戰於韓原晉

戎馬還漳而止公號慶鄭曰懷諫違卜固敗

是求焉何逃焉

亡秦者胡

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

成曰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

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

屨弧箕服

周宣王時童謠國語本文也見書事篇蓋

同略

徵褰與襦

昭二十五有鸛鶴來巢書所無也師己

言語篇九月公伐季氏自出久矣隰民多取食焉

為之徒者衆矣日久愿作君必梅之弗聽孟氏遂

史通通釋卷十六雜說上十一中華書局聚

文成之世賈達注魯文公成也

但二公非接世者宜以左傳為正

媯後莫京莊二初二陳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

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

畢萬必大閔元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是始賞天啓之吉矣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

水滸鸞驚詩大雅率西水滸至岐下外傳

中陽蛟龍漢高紀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父太公

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魏略議漢魚豢魏略見題目篇其曰魏略議者猶史

三國裴注亦有帝王論唐藝文志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宋中興

詔撰起太昊訖隋凡帝王事迹皆略紀載假公于答問以攷訂云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

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

之容貌矣已上皆贊語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

郎及私奴客一作各講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

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皆一作非騎出入遠至旁

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

共坐溷淆無別此三句參用疏語志內無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

在積數年矣上一作積有數年○已皆志文見中上由斯而言則成帝

魚服媪游鳥舊作鳥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

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

盾者矣

**按**贊與志殊體有婉辭有實錄固不相妨然嘗因

是有警焉臨朝所接異彼私奴色莊者流時聞墮



行推之而讓千乘者勃谿於豆羹逃空谷者櫻情於好爵皆其類也故君子慎之

魚服

張衡東京賦

白龍魚服見困豫且

注吳王欲射中

其目白龍

不化豫且

不射君今棄萬

乘之尊而從於民臣恐有豫且之患

鳥集

按國策有鳥集

成帝鴻嘉二年

此處則用鳥集

承言與小入農女相隨鳥集

醉飽吏民之家正指本事也

嘉二年上好微行

谷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

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誓而相排雖燕

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

方尺

一作寸

之中雁行有敘使讀

書字

者閱文便觀舉

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

釋

此統言之也凡表皆然不黏史記獨人表爲無

耳當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

爲務爾旣非國家遞襲祿位相承而亦復界重行狹

書細字比於他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  
限必恠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於下下  
並當明爲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爲篇章持優劣爲  
次第仍每於篇後云右一脫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  
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

**釋**

所言體狀大似鍾磬書品設言  
改爲此格差勝然亦假立之辭

**按**古今人表之贅而爲酌以志名例以地理就格  
言格云爾非質言也如前者載言一篇及書志篇  
人形方言等論拈死句者胥失之。節首表體一  
段與表歷篇異議彼按已論之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

其事

一有則字

可得而言案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

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作路出不

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

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唯文句有別遂

乃事理皆殊釋然已上言陸書本遷史所据又韓王名

信都而輒去都留信釋去都留信一作使稱其名姓全

與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曾無弛張釋無一作書靜言

思之深所未了釋謂前所云云從陸從馬皆可至韓

卻非言按班之襲馬實多有太因仍者即如後條所論司

馬遷傳可見已至韓王信云云乃子元誤非孟堅

誤也後注辯之

由徑由戶釋列子說符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

酈生初謁釋按史記本傳初敘沛公略地陳留郊及

入調据淋洗足生長揖激沛公語次敘沛公罵生

豎儒生責沛公倨見長者語次乃敘沛公輟洗攝

衣延坐事至卷末朱建附傳之後復取陸賈所敘  
鄭生入謁事并載之與前文迥別同事異詞即於  
見一卷中

歌

鴻鵠

如留侯世家上不能致者太子立威夫請以爲客

從

入朝人指示四驚人者曰羽翼已成趨去上目送之

召

戚夫曰爲我楚舞吾爲楚歌曰鴻鵠高飛一

舉

泣上曰翻爲已就橫絕四海橫絕陸賈書當時事多

與

雖有媼合師古屢辯之楚漢春秋今不復見按本

韓

王信

申都下韓雲集漢書功臣表留侯張良以楚

漢

春秋作信都古文信申通劉敬云韓申都即

韓

申徒也張良傳云以韓司徒下韓數城史記作

良

下韓時乃韓王成非韓王信師古注誤按師古也

家

一誤韓王信通然臣侯表或作了韓申徒漢留侯世

徒

或作韓申都字雖轉實迷本乃項梁授張良之

再

韓王信當時直謂韓信買諂云淮陰侯王楚韓

灌傳可推而概已又按史記凡其人以官封著者  
卽以其所著名篇如蕭相國留侯絳侯之屬皆是  
此在藏山之書原無不可班氏奉詔勸爲國史既  
皆以名書而萬石君題獨留口號亦失檢也至若  
郊祀之襲封禪司馬遷貨殖  
等傳之悉仍舊文更非體矣

司馬遷之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

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

忘也一有字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

所以致守株之之說也如固之爲遷傳也其初初字脫

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

則言其自敘如此此句傳後本有之因論著述之體

不當如是耶一本連下

**按**此條與下二條可分爲三可合爲一

大志墨生前已有此語(鬻子)文王

馬卿爲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

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

一作尋

尋一無字

固於馬揚傳末

皆云遷雄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

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

不純

**按**

合兩條其序曰其自敘如此觀之可得纂狀爲

文之體廬陵碑版多用之。困學紀聞云史通云相如以自敘爲傳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爲自敘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歟伯厚似未見此節而云然

馬卿自敘

更可取隋劉炫語參之見序傳篇注

文園

相如本傳相如從上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辭云云拜爲孝文園令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

一作曲

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

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相如

四字一脫此

司馬

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敘也但班氏

脫略

脫略者謂脫去其自敘如此一句

故世莫之知

**按**東方傳之爲自敘更無考序傳篇亦未之及。

北平本譏脫略亡歿等語以爲見小不考洞冥記者噫亦失考矣雜述篇云郭子橫之洞冥全構虛詞用驚愚俗其言侃侃顧意其爲未見而小之邪史通凡王喬左慈輩皆斥其不經洞冥荒誕之尤者也紫海丹漿大雅不道夏侯孝若序東方像贊曰談者以先生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蓋昔人掃棄久矣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賢

舊誤

德業稍多

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

疑唐

本漢書以則不以韋賢

誤

冠首並其失也

**按**此條所論論篇題也蘇建子武韋賢子玄成並父子同傳而父之事簡子之事煩二傳亦同如此則宜一例標題矣今乃蘇傳以建名篇韋傳則以玄成名篇傳同例異故爲此論。或笑之曰子未見漢書耶漢書明是韋賢傳子何據而言若是曰據史通是節也節之文曰蘇傳以建標名韋篇不以賢冠首故知題是玄成也古人詩集文集篇題一本作某一本作某者不可悉數史傳何獨無之唐代未行版本隨手寫錄流傳各異子元適見是本耳曰是則然矣其不曰父賢而曰父孟有說乎曰誤耳自孟至賢五世故曰其先韋孟家子元非懵豈未見之此又後人塗竄之咎也

蘇建

按本傳蘇建杜陵人也目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云云傳止八十三字故曰



行事  
甚寡

韋賢

按本傳韋賢字長蘊魯國鄒人也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且詩教授號

稱鄒魯大儒

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關內侯食邑云云

宣帝卽位

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關內侯食邑云云

云傳凡一百七十

八字故曰德業稍多至其述孟

之文止是傳前原

世系之體附見事行不過二十

則又附中之附也

孟字之誤無疑矣

班固稱項羽賊

一作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

以待封嚴母掃地

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

神怒福善禍淫者矣

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

定非人理

一少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

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按**此與孝成帝一條相似然贊是史論賦祇言懷

固非一概

于公高門于定國傳定國字曼倩諡安侯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

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  
必有與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

傳世云

嚴母掃地

酷吏嚴延年傳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

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

戮也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按荀紀于嚴二句本時人語

賦幽通

漢書敘傳固弱冠而孤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往陳吉凶性命遂明己之志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爲是乎答曰不然也案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略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敘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爲其

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馬遷

舊作遷固後人因

使上下不相顧

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

氏

恣當

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邪

**按**

此卽內篇煩省之說而其下語則煩省篇較平

允以此見雜說諸條非一時所作亦非作正書了  
纔作雜說隨觸隨書或先或後故異時所見有合  
有離觀者平心循理而進退之則得矣。此條合  
馬班言之故附分論史漢之後

張輔

字世偉見鑒識煩省二篇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歿時入中興而輒引

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恒

或作常

例者耳

**釋**

言在班氏書述

是之則

荀悅旣刪略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

末篇

**釋**

在荀氏紀越收之則非

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

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  
同載者矣

**按**兩漢之交凡所論著爲新莽作者前紀收之可  
也爲隗囂作卽與先漢不相及矣若敘傳家追稱  
厥考則雖事關來代而鉅製必登論譔先美禮所  
尚也此種鉤畫明哲諦當珥筆者其知所取衷哉  
○此乃糾荀悅漢紀也觀已上二條知前所標漢  
諸史三字渾成該舉委是原文至其下所記條數  
決非初數耳

彪論列末篇

荀悅漢紀第三十卷之末云王莽既

雄班彪在焉彪卽成帝婕妤之弟之稚子也

彪曰往者周亡天下分裂縱橫之事復起於今日

乎將乘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論曰云云

論又閔禍患之不息乃

著王命論以救時難

賓戲幽通

按漢書敘傳敘父彪載王命論固自敘載答賓戲幽通賦二篇此二篇荀紀不

收故借詰之

史通通釋卷十六

史通通釋卷十七

外篇

雜說中

第八○  
十六條

諸晉史

六條○舊  
作七條非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爲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書一作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媿者矣

**按**正史篇云貞觀中詔以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

更加纂錄爲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棄其舊

本焉吁自唐初一棄遂絕於今洵不能無湮滅可

惜之歎後何從覩其優劣耶評者謂玉海言法盛

書竊之郝紹譏子元未考夫何果竊而書果善固無傷於居最一語也不亦所矜非所病耶况其事

本見南史不待玉海

南史徐廣傳曰郝紹作晉中興書以示法盛法盛曰卿名

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宜以爲惠紹不與書在齋內後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之紹

無兼本世遂行何書幹才喜賣弄偏納敗缺也

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

人物則過之案後石之時

原注田融趙史謂勸張據爲前石虎爲後石也

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氏

一作屬慕容涉漢

漢沙一作西南地歸司馬逮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

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

精而輕爲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勔

隋志緬抄撮晉史作緬

不求異同而備揭

被一譌作

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

**按**臧史謂苻疆狹於後石其言實疎而劉之所鄙

尤在張勛也。晚明版行諸書傳刻鹵莽讀者觸處膠牙止如此條曰自遼而左氏屬慕容氏字當由民字之譌唐諱民爲人亦有信手忘諱者因民作氏豈復成語又曰沙漠西南地歸司馬自晉之東懸隔朔野逾二千里沙漠二字適從何來細推所自步脫止而成沙漠緣沙而轉漠離而益遠遂失其宗人苟稍涉史書宜皆刺眼自來評者於此類曾莫之省方且擣擗冷僻逞詭臆而銜多知不疑其所當疑而強辯其所不必辯載籍極博文章無口書之受誣獨史通哉

涼蜀遼漢苻氏兼之

叢書前涼錄張天錫十三年苻堅遣苻萇來伐天錫拒戰

赤岸爲秦所敗面縛降秦涼亡

又前秦錄甘露十年

瓜涼也而後石時則張重華據之

起兵至勢降晉晉書載記苻堅以王猛爲中書令



風化大行仇池氏楊世以地降於堅是歲有赤星

見於西南於占明年當平蜀堅命秦梁密嚴兵備

毛當徐州刺史楊亮退守磐閣楊安進據梓潼當遂

陷益州於是此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為益州

牧鎮成都按此符氏兼巴蜀也而石氏則未益州

有龍城叢書前燕慕容容鹿世居遠左鹿子鼓遷

子於長安又秦來伐堅拔鄴徙其國籍凡郡四萬

戶於長安又秦來伐堅拔鄴徙其國籍凡郡四萬

五十七縣千五百七十九以王猛為冀州牧鎮鄴

按此符氏之兼遼左也而石虎時慕容方與虎嘗

率慕容暐等寇襄陽安將樊鄧之聚為前鋒石

越出魯陽關慕容垂其出南河越當屯江陵從武

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文沔北遣池越當屯江陵從武

元四年符丕陷襄陽堅以其一萬鎮襄陽按此符

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中萬鎮襄陽按此符

氏之兼漢南也而石氏

雖累寇襄陽卒未得志

張勳隋經籍志晉書鈔三十卷梁豫章內史張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一作其

為躋駁難以覺悟案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

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爲葉

令嘗飛鳧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一作譌

而收舊有流俗怪說此原飛鳧事所始然怪則怪

正史猶又劉敬昇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

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致誤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

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爲正言此原劍飛

節意謂小說不經猶可撰爲正言則非然三十既而

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原注謂范唐徵晉語近憑

方等之錄原注謂皇編簡一定膠漆不移節意所

正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不

言搜神記更何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不復

問風俗通矣遮一作遮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

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一無乎及正史如此故

作史貴識也

**按**志怪奚必去諧撰史自宜識大語有軒輊意有隄防非災非祥靡勸靡戒必嚴諸此而後史之爲體尊而其爲用鉅間嘗取後史驗之遇此等事多放活句子元教之歟。搜神異苑收之雜述之篇存小說也史而掇取則猥江璧門樞褻以可稱之語徵異兆也事無關係則譏不合全書參互不知出語持平。可作事始書觀可作注書家法

殷芸小說

梁書本傳殷芸字灌蔬不妄交遊博洽羣書隋經籍志小說十卷梁武帝勅司

徒左長史殷芸撰陳氏書錄邯鄲書目云或題劉鍊撰非也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注云殷芸撰非劉鍊撰矣故其敘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抄集或稱商芸者宣祖廟未祧時避諱也按劉錄卽知幾子也徵之此條或題之非更不待辯矣

蕭方等

困學紀聞蕭方等爲三十國春秋以晉爲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

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創等字按梁書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貞惠世子方

諸祖智相也世祖第二子也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

世祖第四子也方乃第一子第二名之共字也世祖謂

元帝唐宋藝文志亦誤創等字又按隋經籍志作

蕭萬等則又譌方為萬再誤萬為萬考覈之學良

言未易

市虎韓非內儲說龐恭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

市之無虎也明矣然三人

言而成市虎願王察之

馬遷持論稱堯世一作舜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

王喬其言讜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

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從

偽知而故為罪之甚者北平本此處截條非本條蓋

論雜家也近者一字無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叙兩

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偽跡

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

史通通釋卷十七雜說中四中華書局聚

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與上條同指。許由之事史公亦非遽以爲無

特設爲疑詞借其人挑起夷齊之見稱耳愚又疑

莊列寓言人名有無顧勿深考若家語所稱少正

卯謂其言行僞辟七日受誅然究無亂政實事更

未聞請命行刑曾聖人而爲是急切專輒之舉乎

亦鄙心之所不安也左傳國語皆無其人再詳此條蓋由新

晉書採用世說而發義慶之書孝標之摘正如松

之之於陳志何去何從亦未可執愚意史氏之文

有傳聞異說者主其所共宗無廢其所別見疑以

傳疑乃成信史明惠帝實焚而世傳行遁今史以

史宓爲徵信仍以遜國爲傳疑可以質鬼神俟百

世矣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

一論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

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原注序例一卷晉書而云班

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爲作傳並編敘行事寄出外

戚篇按凡例語止此所不載者唯元后耳按今

外戚傳後別列元后傳此云不載殊費解若云元后

安得輒引呂氏以爲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事多闕

徒以本紀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篇輒敘

娥姁呂后之事此四句文義其爲率略不亦甚邪

**按**此條之駁晉史駁凡例也但文內似多脫譌存

而不論

楊王孫布囊盛尸一作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

一起未足爲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

書蜀志爲其立傳前哲致譏

一作譏

言之詳矣然楊能

反經合義

雖其事反葬禮之義而合達人之義

足矯奢葬之慝伊以

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

釋上此

端是引

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敘事也直

載其嗜酒沈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爲傳如此復何

所取者哉

源注舊晉史本無劉畢傳皇家新

撰以補前史所闕○一本失此注

釋所糾在此

也警蕩

**按**

合前所論搜神異苑世說及此條劉畢傳觀之

刊除誕放約勒編摩皆華士所畏惡者故史通往

往召謗。論者認得劉公是尊嚴國史便自意平

談苑說鈴之流原非其所禁絕也

楊王孫

本傳學黃老之術欲贏葬曰死者發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

飾外目華衆厚葬曰冥冥冥亡形亡聲迺台道情夫

得變是使物  
各失其所也

伊籍

本傳籍字機伯隨先主入益州遣使於吳孫

勞籍

之機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

劉伶

本傳伶字伯倫放情肆志與阮籍密康欣然

插隨

之曰死便埋我嘗求酒於其妻可便具酒泣諫

斗妻

從之伶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塊然復

醉

畢卓

本傳卓字茂世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

者所

縛取旦視之乃畢吏

宋略

一條

裴幾原

子刪略宋史定為二十篇芟煩  
繁 撮要寶

有其力

首提略字其意以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

如文帝除徐

師一作傅官詔顏延年后哀冊文顏峻



史作峻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注俗本注字

字非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史作詞凡此諸文是尤

不宜載者釋何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

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

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論

一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策自晉宋已還多載於

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

論斷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

揚其過至於二凶為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數書始

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益宜異同論孝武作賦

悼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論松之所論

者其事甚末下兼復文理非工論熙先構逆懷

姦矯言欺衆且所為藁草草本未宣行論釋論

畢此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一作詮擇豈非蕪濫者邪

**釋**似此不得以略名矣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他說則宋年美事

遺略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

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鄼無足致譏若裴氏者是一字

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掎摭云

**按**此條須理會略字正名國史何妨詳載子野書

既以略名而具列蕪篇則名實不相副矣與載言

載文兩篇意皆各出。子元歷詆三國裴注爲其

知博而不知約也裴注徵書甚富而擇言不精富

則驚博者尙之如踈寮稱劉孝標注世說引晉氏

一朝記載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外亦是此

意不精則識大者病之如朱子論李延壽南北史

除司馬公通鑑所取其餘只是一部好看的小說

亦是此意

除徐傅官詔

徐羨之傳字宗文高祖踐阼進號將軍加散騎常侍封南昌縣公少帝失

德羨之等廢之還於吳郡遂加害太祖初建從還

徒改封南平郡公傅亮傳字季友宋國初建從還

壽陽高祖有受禪意亮悟旨曰臣暫宜還都至都

帝廢亮至江陵迎太祖既至太祖問少帝薨廢本

末悲號鳴咽亮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等深自結

納太祖登阼加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進爵始與

郡公按太祖即文帝也其二入除官詔沈書不載

元嘉三年二月

人皆受誅

元后哀冊

后妃傳文帝袁皇后諱齊嬀左光祿大

禮甚篤後潘淑妃愛傾後宮因稱疾不復見上甚

嘉十七年疾篤上妃執手流涕因引被覆面崩上甚

悼痛詔前丞嘉太守顏延之為哀

策文甚麗云云按延之字延之為哀

討二凶檄

嚴道育自傳元凶劭文弟東陽公主白上巫

託言善靈召入劭與始興王濬敬事賜之號曰天師

遂為巫蠱上後知驚惋須檢覈劭詐上詔入宮行

潘母潘淑妃以告濬濬報劭詐兵檄京邑云

弑世祖及南誰妃王義宣隨王誕舉義兵

云又顏峻傳父光祿大夫參軍世祖入討任總內外

并造檄書南史延之爲勅光祿大夫勅曰以檄文示

延之曰此筆誰造延之曰峻之筆也勅曰何乃至

爾曰峻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

擬李夫人賦孝武十四王傳始平王子鸞母殿淑儀爲貴妃班亞皇后諡曰宣痛愛不已擬漢李夫人賦曰朕以亡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

感而會焉有懷云非此則國祚危矣

注國志表見補命如或自創囚一結

罪許曜詞事附范曄傳孔熙先有縱橫才志免父默

康被黜熙州應出天子以爲善文云太祖必靜尼

道晏駕江州應出天子以爲善文云太祖必靜尼

出入義康家熙先善脈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

在臺宿衛殿省嘗病熙先爲合湯一劑耀疾即損

因成周旋熙先以燿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

熙先使唯作義康書與徐湛之宣示同黨湛之內封

上先所連及並伏誅按罪許詞沈書亦不載又按

裴略不可得見而以全史較之所收浮文反簡於

後魏書 二條

宋書載佛狸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史

所書

原注謂魏收所撰者

則全出沈本

魏

所書用師宋實不競則收書仍之

如

事有可取者則加減隨意依違飾罕一作非言至如劉氏

獻女請和太武以師

此二字非一作求字非

改婚不許此言尤可

怪也

魏書

揭出魏書飾言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

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詣桑乾皆成禁

鬱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國所傳

魏

南士北奔多為北婚據此以折拒婚

之飾然則北之重南其禮如此安有黃旗之主親屈

己以求婚而白登之陣反懷

一作乃

疑而不納其言河

漢不亦甚哉

魏

駁拒婚此

觀休文宋典誠曰不工必比

伯起魏書更爲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

或有

奴耳

原注出關東風俗傳○一本失此注

此可謂飾嫫母而誇西施持

魚目而笑明月者也

**釋**

沈統以收書劣於

**按**劉氏凡涉魏書只是一味斥誇

佛狸入寇

宋書索虞傳曰魏元明帝子肅字佛狸自

吳會以盡游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搜長

州之苑燾自彭城南出盱眙至瓜步伐蕞葦造筆

遣奉朝請田江遺使餉以珍味燾以駝名馬求和請婚兒

示奇曰不復相犯秋毫又名實是貪結姻援若醜

夷劉氏傳車駕登瓜步伐葦結筏示陸遣黃江義隆

朝於行宮獻百牢并請和求進女於皇孫世祖太

師婚非禮許和而

武帝也魏云義隆

即宋太祖文帝也

**司馬劉蕭韓王**魏書司馬裕誅夷司馬威屬亡於汝

穎之問奚斤略地河南楚之請降後尚諸王子女河

內公主生子金龍又劉和義隆第九子也子業

立昏狂肆暴委母妻携妾作丈夫服間行來降尚

武邑公主歲餘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行來降尚

夔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蕭衍克建業殺其兄

弟其家穿墻夜出寶卷具小船著烏巾襦潛赴江

畔驛屬徒步禮之尋無全皮至壽春戍主推檢知寶至

京師世宗又禮之韓延之司馬德宗平西府錄事參軍

給禮二具年與司馬文思來國延之妻羅氏生

太常隨入國又僕射淮南王孫散騎生道子也劉裕

慧龍司馬德宗又僕射淮南王孫散騎生道子也劉裕

微時愉不為禮及得志愉家見誅慧龍為沙門僧

彬所匿太常二年歸國崔浩弟恬以女妻之浩既

見龍信大王家兒也王氏世龍非婚於魏宗借用

慧龍鼻大真貴種矣按慧龍鼻婚於魏宗借用

桑乾宋書索虜傳索頭賜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

禁鬱求為晉安陵公主孫混字淑源少有美譽孝武帝

之王珣曰獅莫近禁鬱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帝

呼為禁鬱故珣因以為戲混竟尚主

黃旗吳志權傳注曰吳書曰先哲祕論紫蓋黃旗

子諧為聘使至石頭梁主客郎范胥嘗接胥

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

白登漢匈奴傳冒頓圍高帝於白登魏所都也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

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邵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

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休文所

言釋此上糾魏收又崔浩諂事狄君曲爲邪說稱拓跋之

祖本李陵之胄當時衆議抵一作相誤斥事遂不行或有

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

述釋此上糾沈約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真

僞難辨者矣

**按**此段雖繫在說魏之條其實魏沈並舉劉氏深

斥史家淆訛傳會之習愚甚躱之。此與上條之

說前者因習言語敘事曲筆諸篇累累言之矣此

復贅言之故知雜說諸條多半是前書底本非後

來繼作也觀開章第一篇便云自古編述文籍外

篇言之備矣可驗外篇非定在內篇後也



牛繼馬後

魏書替晉司馬徽字景文晉將牛金子

與金姦通生徽

因冒姓司馬按王宋辯語無可考

舊唐書元行冲傳

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瑤石有牛

繼馬後之象

魏收以晉元帝是牛氏子冒姓司馬

命考校謠識著論

以明之按行冲故拓跋之後自

張祖統其言亦未

必得實但夏侯醜語牛後讜言

通鑑綱目皆屏不錄

是知大雅正人操

觚纂著固無取乎

黠周據之談也

拓跋之祖

宋書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

索頭亦其一也

又見序傳篇

北齊諸史

三條○諸一作書誤不

王邵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賈其餘勇彌見所長

專論百藥書故曰諸史

至如敘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

當山殺楊燕以

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欒盈起

於曲沃楚靈敗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敘高祖破宇

文於邨

一譎印一譎

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

書城濮之役鄆陵之戰齊敗於鞍傳作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

**按**知幾稱君懋書不一而足恨不得見矣此所論載四事非止述事乃論文也事最鉅而文亦最詳練今觀二李令狐所撰次大率皆藉爲藍本故引注宜稍盡其曲折不得與他處節見事略者同例

文宣逼魏禪

北史帝從容沈雅有孝文風渤海王高澄以崔季舒爲中書黃門侍郎令

監察動靜澄與季舒書曰寢人復何似窺勢小差未及將禪位於文宣襄城王昶等入奏事昭陽殿昶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

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帝不辰身播

國屯終我四百里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

念遺簪敝履與大宮別可續趙國李氏誦陳思王

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太后已下皆哭及

出雲龍門王公百寮衣冠拜辭帝曰今

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

常山廢乾明

北史文宣天保十年爲一初帝改十年

其不遇十年後帝謂李后曰山道士得幾年為天子曰

得三也人生有死但常山王演矯詔尚書令楊愔

明元年紀云正月常山王演入纂大統初文宣命邢邵

尚書右僕射燕王演等八月以皇太后令廢帝

制帝名殷字正道從而尤之殷家弟及正字一殺

吾身後兒不得也因謂昭帝曰奪時但奪慎勿止

也孝昭文宣從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鄴乃密殺之

後有見昭文宣從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鄴乃密殺之

見焉乃講武以獸之有兔驚馬帝墜而

絕肋太后問濟南曰殺去邪死其宜矣

季逐昭公昭二見上卷

秦納重耳穆公二十四秦

樂盈起襄二十三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午伏之

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數有泣者

率以入絳昭十二雨雪楚子皮冠秦復陶翠被豹寫執

乾谿昭十二雨雪楚子皮冠秦復陶翠被豹寫執

於難

高祖破邙山

北史武定元年二月北豫州刺史高

慎神武大敗之於芒山

上俱走從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尉興慶曰

王怯矣冀慶腰百箭足殺百兒小願用兄許之興

慶關矢盡而死用西魏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劉

洪徽射中其二勝槩將中神武使劉豐狗地至恆農而

還按芒山即北芒也

周武平鄴

北史周武帝建德五年冬十一月帝發

里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之姓名慰

勉之將戰所司請換馬帝曰朕乘良馬何之齊人

填塹南引帝勸諸軍擊之齊主與數十騎走并州

帝率諸軍追齊主諸將請還師帝曰卿等若疑朕

將獨往麾軍直進次并州齊主走鄴六年春正月

遂平齊齊主走青州遣大將軍至鄴率諸軍奮擊

以齊主至帝降自阼階見以寶主禮按劭本齊人

此事叙齊後主當更

有致語被創必多

城濮鄆陵

城濮之戰在僖二三大戰之戰在

史通通釋卷十七雜說中

中華書局聚

敗于鞏

成二晉御克師陳于鞏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吳入郢

後事在定四略見上卷按條內援左爲况先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爲是乎爲非乎對

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

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

釋首原古俗方言經籍

並載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或君臣

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

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

恐作役夫爲允舍長亦有

荆楚訓多爲夥廬江目橋爲圯南呼北人曰僮西謂

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

汝我

爾當作汝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

無假推尋足以知吐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

釋言次

近古史籍亦載俗解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

尤媿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

舊注謂長爲藏蓋爲姚

義無涉非原注也

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

其俗無得而言

自晉失中原國音迭變而蓋語曰

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取

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籍

通籍多聞以成博識

數語呼起劭志自居瑣細言有分寸

如今之一無所謂者若中州名漢

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

人致兒郎之說

六句皆言現

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

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

王劭作則了然可知由

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爲弘益

一作益多矣足以開後進

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墻於近事矣

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

唯王劭能存實語特深許之

**按**知幾論史黜飾崇真偏於里音不惜紙費可云

有質癖矣

處士王孫

後漢儒術傳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正得祖書

漢韓信傳

楚辭招隱士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注蘇林曰

王孫如言公子也

僕夫舍長

左襄四虞人之箴曰獸臣司原敢告僕

羊怒曰呼役夫

史記扁鵲傳扁鵲姓秦氏名越

多爲夥

史記陳涉世家涉既入見曰夥故天頭

傳

橋爲圯

史記留侯世家良嘗問從容步游下邳圯

南呼北僮

晉書周玘傳殺我者諸僮子宋書索虜

估客船投錢唐亭住時縣令當送客出亭吏驅父

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

西謂東虜

史記高祖紀項羽伏弩射中漢王傷胸





逐林傳李業興師事徐遵明鮮于靈夔曰李生久

逐羌博士何所得也又北史周尉遲迥襲洛陽齊

病按二傳言羌正指關右言之

臣奴諸奴叨竊貴幸北史據如北齊恩倖傳云帝家

家羣奴猶極貴皆指近習僕役言也又北史王昕

傳云帝怒舍人李文師以賜崔子順為奴鄭子默

無也此又無朝士該奴之詞皆非正謂朝臣何言

母姊逼淫有娠太原王至閭不得見愠曰兒豈踐不

知耶姊太子稱大母曰姊姊康熙字

主上大家齊神武紀何故觸大家又恩倖傳大家北

正作樂又大家去

師人兒郎爾雅釋言師人也郭注謂人眾左傳師

所召募兵曰我於京中召兒郎輩得少許物裝束  
未能足按書傳所見上梁文每發號必喚兒郎偉  
皇家脩五代史梁陳北齊館中墜藁仍存皆因彼舊  
事定為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通鉛黃所拂猶有可識

者或以實爲虛以非爲是

釋節首統舉以下其北齊

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撰齊書其廟號有犯時

諱者

原注謂有世字犯諱也即稱諡焉至如變世宗

爲文襄改世祖

誤作宗諱也爲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

成有別

句意未足恐有脫字諸如此謬不可勝紀

又

舊誤其列傳之叙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

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

使讀者瞽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

素時代而嗟乎失者又一

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讜書成絕筆而遽捐

舊章遂令玉石同燼

一作盡真僞難尋者不其痛哉

末復

**按**此條糾百藥書所言改廟稱諡似非大病素時

則不可然亦約舉以見失真之概也至首尾言墜

藁塗拂舊章捐燼尤增浩歎矣本來面目屈受改  
移推其用心不殊於惡害己而去其籍者恭慎君  
子戒之哉。愚綜礪此書有行本互異者必注一  
作某有更定譌謬者必注舊作某蓋深懼塗拂捐  
燼之爲戾也

世宗世祖

北齊書高澄神武長子天保初追尊文  
襄皇帝廟號世宗高湛神武第九子

武成皇帝  
廟號世祖

武定河清

魏書孝武既入關齊神武迎清河王  
世孫立之是爲東魏孝文帝天平四年

改元武定北齊書武  
成帝湛改元河清

周書

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  
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釋皆就變俚  
爲雅立論尋字文  
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

勅朝廷他一字無文悉準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

柳虬之徒從風而靡因始於令勅做古案綽文雖去

彼淫麗如南朝北存茲典實謂規做尚而陷於矯枉

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

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書一有舊事因而勒成

務累上聲清言罕逢佳句遠文義佳句恐是往句之

此層申論上意而本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一作術

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原注案宇文氏事多

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庚信等事又多見於蕭

韶太清記蕭大圖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

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略遂使周氏一代

之史多非實錄者焉糾令狐書

**按**此條蓋糾令狐周書也其中間一片皆是原往

○關右做行周官啓自蘇綽其人好緣飾經術以

宇文周而貌成周豈特武夫之與美玉而已用夏變夷聖賢所喜史臣載筆烏得舉其國書盡弁髦

之

客氣

左定八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師退冉猛偽傷足

而先

又侵齊攻廩丘之郭主人出師奔冉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顏陽虎曰盡客氣也

蘇綽詞令

周書本傳綽字令綽歷官大行臺左丞自晉之季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祭

廟羣臣畢至乃命綽依尚書體為大誥自是後文筆皆依此體按今取其書覆之頗有類王之傳

者後魏王應麟語亦云蘇綽大誥近於莽矣

柳虬

見史官建置篇

牛弘

見世家篇

隋書 一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軍於一作國足貽勸戒

而編於漢史漢一作非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邵袁

充兩傳唯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

尤其詔惑夫

一多史字  
多人字

載言示後

一世多字

者貴於辭理

可觀既以無益而書豈

一作

若遺而不載蓋學者神

識有限而述者注記無涯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

注記必如是則閱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

不給嗚呼苟自古

古一脫字

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

之設坑穽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終亦有可

取焉

有識  
之辭

**按**觀兩傳所錄詭辭其人諒不得爲純臣矣但袁

充無別見若劭則平生著述實非一種隋書一概

抹煞而獨揚其所醜實於史體有乖揚雄著書美

新最穢班史不錄獨於法言玄經書之甚詳是可

識去取之則也。王邵任北朝史事大概都輯國

書不為飾說人盡醜之令與袁充同傳顯載蕪篇  
意顯出於偏抑知幾力與申理言又豈無過激讀  
者參取史與史通而持平劑量焉庶乎兩見其情  
矣此論愚於曲筆篇頗及之

王邵袁充兩傳

隋書王邵齊滅入周言上有龍顏

於黃鳳泉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為字

又撰皇隋靈感誌文獻皇后崩復上言生天之應

按此所錄王劭詭辭也時將廢太子因希旨觀象言

當廢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又言上本命與

陰陽律呂合者六十一條煬帝初充奏日景逾長

即位與堯此所錄袁充詭辭也唐我皇我唐我

者矣按此所錄袁充詭辭也唐我皇我唐我

傳太原王邵北海高構舊縣李綱中山郎茂郎穎

李斯坑穽

史記秦紀丞相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

家語者悉詣守尉士丞相斯下敢有藏諸書百

諸生傳相告引四百燒十餘人皆阮之咸陽諸生

董卓帷蓋

後漢儒林傳序初光武遷洛陽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及董卓移都自辟雍

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競共割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迺制為膝囊王允所收而

西裁七十餘乘長安之亂一時焚蕩

案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

舊有敘錄煩碎此處

及其自編隋書仍復蕪辭不翦云云方得文義清劃行本缺至如劉臻還宅訪子

方知王劭思書為奴所侮此而畢載為失更多可謂

尤而効之罪又甚焉者矣

**按**此復抽論令狐隋書之猥雜也節首譏王君懋

等句止是挑筆若其脫句不補幾不知此條何指

劉臻還宅

隋書本傳臻字宣擊位儀同三司臻性多忘有劉訥亦仕儀同臻欲尋訥謂從

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謂臻還家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據鞍大呼曰劉儀同

可出矣此是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曰此是大人家顧盼久之方悟

王邵思書

隋書本傳邵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



爲僕從所噉邵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虜人虜  
人以白邵邵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其專固如此

珍傲宋版印

# 史通通釋卷十七

史通通釋卷十八

華南枝居敬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許卓然脩來叅釋

蔡龍孫初篁

外篇

雜說下第九〇二  
十五條

諸史六條〇前二篇皆循代分條此  
六條錯舉立說故統曰諸史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爲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爲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

魏數語總稱公孫瓚王本此處觀班氏公孫弘傳贊

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蔑

通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

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

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

**釋**

此言公孫傳贊

王本此處

又載

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

可爲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

原注李充撰翰林

集別

如次諸史傳實爲乖越

**釋**

此言靈運傳論

陸士衡

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

**釋**

此所引言

論

之此下舊皆

**按**類舉兩傳贊論皆屬史家變體正見作手化裁

用此爲譏太煞印板矣然設移班贊爲公卿表跋

取沈論作流別弁言固自位置得所道可兩行者

多此類。此條當與編次篇尾論彙商

公孫弘傳贊

見編次篇按彼言宜居武宣紀末此

板之中亦具

謝靈運傳論

其略曰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屈宋導

徒異軌同奔建安曹氏緯文祖被質自漢至魏文體

陸特秀自建武暨於義熙仲文革孫許之風叔源

變太元之氣爰遠宋代靈運與會標舉延年體裁

明密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若前有浮

聲則後頌切響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至如班固敘

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

李齊李百藥北齊書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第於

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於邊疆小寇無不畢紀

如司馬消難擁數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舉一作

存小其流非一此下舊連後段非

**按**此條專論可書不應書者舉小大相反為言但

其中有摘論未允處詳具注內

垓下斬首八萬史記高紀敘項羽敗垓下時云使萬發略定楚地漢書高紀但云灌嬰追斬羽東城

楚地悉定按漢書創去斬首八萬句於本朝開創

史通通釋卷十八 雜說下 中華書局聚

殺戮不盡其辭非大失也所惜者是一番兵陣妙用史公

却後乘出奇決勝乃其最後一番

班乃并沒去之為補見於此

幸提婆第北齊恩倖傳穆提婆本姓駱母陸令萱

書以領軍穆提婆為尚書左僕射而無幸其第之

文并穆后及提婆傳亦不及幸第事史通所云未

據詳何

親戎伐奚按孝昭紀虜奔遼分兵致討大獲牛馬

通據此為事已入紀矣而史

司馬消難司馬子如傳子消難尚高祖女為北

此周書本傳消難入朝授大將軍從東伐隋文輔

政督九州以所管九州入鎮寶於還關中按陳陳以

反覆子而所云擁數州地乃周緣父非在齊事

昔劉勰有云自卿淵舊誤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

藥病亦非

雄文心作

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

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

而述其言語必稱典誥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

者矣

首層以引書助一本此四行截附案宋書稱

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遊覽追思

一作

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委一作安能援引

古事以酬答羣臣者乎斯不然矣

此句一本有重句

不知以此判

此層亦引下之文更一作有甚於此

者觀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

原注案王邵齊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克夫以獻武

音詞未變胡俗王宋所載其鄙甚多矣周帝仍稱之

以華夏則知其言不逮於齊遠矣按獻武即齊

神武也音詞舊誤作晉嗣稱之舊作因之亦誤

周齊並提而牛弘

史作周

王邵作齊並掌策書其載齊

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

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

**釋**

此層舉周齊二史相衡見周史偏多雅句必非本語矣

夫以記宇文之言而

動遵經典多依史漢

蕭繹謂周史述太祖論梁元帝曰

者乎又字文測爲汾州或語之太祖怒曰榮權吉士也

骨肉生此具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又曰榮權吉士也

寡人與之言無二此則三國志之辭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字文之語耶又案裴政梁太清實錄稱元帝

使王琛聘魏長孫儉謂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曰瞎奴使癡人來豈得怨我此言與王宋所載相類

可謂真字文之言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辯類

無媿於實錄矣蘇張賈生敘鵬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

求諸實錄則否矣

自此層以下專一本此處世稱

近史編語原注謂言也唯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

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

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

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

**釋**末就

時論之稱周舊本此處  
史者折之連下條非

**按**此亦言語等篇一派話頭卽是前卷論周史一條注腳通節之旨總貫在引書助文四字中唐史訾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人誚其不適時意正類此。鮒魚鵬鳥猶前云聽雀聞牛也頗涉惡道如柳州與韋中立書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此種挪揄鄙心不喜

卿淵二句

本文心才  
略篇文

僅通十字

蜀志王平傳平字子均生長戎族手不  
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

有意

霍光無學

霍光傳贊光不學  
亡術闕於大理

鎮惡方馮異

南史王鎮惡傳鎮惡猛之孫也宋武  
帝北伐以鎮惡領前鋒及陷長安於

鎮惡上迎武帝勞之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  
鎮惡何功之有焉帝曰卿欲學馮異耶後漢馮異



獨傳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

渭濱思太公南史宋武帝紀帝至渭濱嘆曰此地

日待士豈患海內無人

宋祖無學鄭鮮之傳帝少事軍旅不涉經學時或

罷郡無宅帝曰誰可此之

鮒魚之對莊子外物篇莊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

水而活我哉周曰我且激西江之水以迎子可乎

肆之

鵬鳥之辭賈誼鵬鳥賦騰鳥數息舉首

雞九錫等王訓故袁淑俳諧記有雞九錫文皇甫

學紀聞雞九錫封浚稽山子

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原注謂太平頭上尾尤忌於

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

載言亦同於此

原注何之元梁與稱議納侯景高祖曰文叔得尹遵之降而隗囂滅安世

用羊祜之言而孫皓平夫漢晉之君事殊簡辭故也又

姚最梁後略稱高祖曰得既在成句求諸人語不及子

孫知復何恨夫變我解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不及子

昇然此由避平頭上尾隆之攻沒蕭韶太清記曰温子

積字徹天蘭酸苦越聲對之為患也或聲從流靡或語

須偶對非字名舊作姓名皆語舊作語皆趨聲對舊

今避對正假有辨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脩飾而言

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

**按**此原平頭對語之習盛於梁代也然公自言之

乃自襲之何耶豈謂施於文則可施於史不可耶

○我予互句對推之稱人季漢已肇其端臧洪書

與陳琳曰足下徼利於境外吾子託身於盟主是

也輒讀而病之

平頭上尾

南史陸厥傳厥好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皆用

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

爲永明體詩茶類格沈約云詩病有八平頭上尾

辨如酈叟

漢酈食其傳贊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

主然後出

吃若周昌

史記周昌傳高帝欲廢太子昌爲人吃

不可陛下即欲易太子然臣期期不奉詔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賤

疏款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僞跡言並飾讓猶能備其

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

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

荊州假稱宣德之令

原注江陵之去建業地闊數千餘里宣德皇后下令旬日必至

以此而言或書成并部虛云孝靖之勅原注北齊文

其偽可禪密撰錫讓勸進斷表文詔入奏請署一時頓盡則

知無復前後節文等差降殺也○此注舊編在後注

誤之下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

豈所謂撮其機要翦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

通多此失原注晉魏及宋自創業後稱公王即帝位

足驗禮容不欺揖遜無失自齊梁已降稱公王及即

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於禮儀

者何有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舊本此處

者哉此斥南北晚近諸朝自撰錫禪文詔月日以幾

史皆載之愈形其偽王志獨無高出諸史也

文出荊州南史梁武紀齊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

石頭王珍國斬東昏二年正月進帝為梁公備九

錫二月進爵為王三月丙辰齊帝下詔禪位四月

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憲章前

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授璽紱

書成并部通鑑渤海高德政善圖議勸高洋受禪

洋還晉陽令左右陳山提齊事條并密

史通通釋卷十八雜說下六中華書局聚

書與楊惜山提至鄭惜即召太常卿邢劭等撰儀注秘書監魏收草九錫禕讓勸進諸文洋至鄭孝

靖禕位於齊

夫以暴易暴

舊作以暴易古一作以累易古

古人以爲嗤如彥淵之

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

舊衍文字

史者

稱澹大矯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書方於君懋豈唯

其閒可容數人而已史臣美澹而譏邵者

原注隋史每論皆云

史臣曰今故因其成事呼爲史臣

豈所謂通鑒乎語曰蟬翼爲重千

鈞爲輕其斯之謂矣

**按**此所主在魏書而所刺在魏澹與上條文義不

相蒙王邵特帶衡之耳故分擘宜穩。詳諸史諸

條皆有承轉語助本一片文字後人見頭緒紛出

遂離立之取便循覽未爲害事無如當連反斷當

斷反連老杜詩云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閱之

令人目迷細意分張頗煩裁緝

別傳

九條○所舉皆非國史故曰別傳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爲夫人三爲王后夫爲夫人

則難以驗也爲王后則斷可知矣

**釋**

三爲王后是駁案主句

案

其時諸國稱王唯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爲后當在周室蓋周惠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於吳謂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闕如

原注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又以

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

**釋**

已上

秋時無其事

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

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爲王后者謂歷嬪七

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爲乖刺

**釋**

此言戰國時無其人至於他篇

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平當云與秦穆同時言齊

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原注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

時大旱三年夫謂宋景公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釋推類

之言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

其言可謂明鑑者矣釋首借劉向自言挑起議論及自造洪範五

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

偽辭非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多可欺故也

嗚呼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

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

於故爲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釋已上揭

爲後文舊本此處案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

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代或

氏作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續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

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

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一作

蘇氏之說爲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

烏有持爲指實何其妄哉釋此段摘出二傳以實其欺又有甚於

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干齊

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嬴失節目

爲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一作言如是豈顧工

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釋末又類舉其失

**按**已上二條並糾劉向也前條言年世舛譌後條

言事理傳會

夏姬左傳成二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

夏姬貪其色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昭王秦穆同時

兩郎申左篇秦穆女為荆平夫人事

晏嬰居宋景後

列女傳齊傷槐日傷槐者刑於是

昔者宋景公時大旱卜以人祀景公曰必以人祀

寡人其可乎郭評宋景公頭曼在齊景公梓白後

三十餘年

世傳失寶

風俗通正失成帝問文皇帝治天下孰與

再審形者少隨聲者多世間言一文帝祭代東門期日

其傳言選

進藥酒

戰國燕策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

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

棄酒列女傳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

分餘光

史記甘茂傳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東

海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會燭夜績徐云燭

伯奇化鳥

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用後妻

出見鳥鳴聲嗷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其音尤切吉甫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與非吾子飛勿居

鳥尋聲而棲於蓋不史通所糾乃謂劉向書也而今本說苑新序皆不見斯事曾鞏二書序云新序

說苑二十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

三篇然則所糾皆在亡篇歟

宿瘤隱形

郭注宿瘤無隱形事列女傳宿瘤故號女者

瘤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曰極醜無也遂以為焉后黃本補注新序云齊有婦人極醜無

雙號曰無鹽女自諸宜王曰竊嘗喜隱形乃無鹽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宜王大驚是隱形乃無鹽

謂女號鍾離春無鹽乃見列女傳又

懷嬴郭注懷嬴秦穆公女也初事晉懷公圍後事

文事

劉安

按漢書淮南王安謀反被誅而以為仙去者葛洪神仙傳有之亦不見劉向書

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

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

哂子長愛奇多雜

新一作非

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

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

當云羽獵賦

則

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譏

一作譏

之矣然則

作然則

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王

或作主

本紀稱杜魄化

而爲鶻荆屍變而爲鼈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

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按**此條折揚子也卽以其言還折之。賦家誇威

飾事宛虹入軒元冥困野何嫌荒誕著書則不可

品藻二言

法言重黎篇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按二言者二字也

愛奇多雜

君子篇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問神篇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

知歎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爲雜唯聖人爲不雜

鞭宓妃

王訓故揚雄羽獵賦云鞭洛水之宓妃兮餉屈原與彭胥劉勰文心夸飾篇云于雲

校獵鞭笞而妃以餉屈原變彼洛神既非罔兩而虛用濫形不其踈乎

杜魄荆屍

王訓故揚雄蜀王本紀云荆人臆令死屍化隨江水上帝自以德不如其魄化爲鳥名

宇立以爲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其魄化爲鳥名

國禪之又說文成都記云望帝死其魄化爲鳥名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

趾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土燮所燉煌僻處西域昆

戎之鄉也劉炳所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

國路絕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錄

劉昞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矚者矣向使兩賢不

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於後世乎是

知一作非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技校其

優劣者哉

**按**此條人文互表士燮劉昞皆生長偏陲而人因

文顯見著述家功用宏長

士燮

吳志士燮傳燮字彥威蒼梧人官交趾太守中國士人往依避難陳國袁徽與荀彧書曰

交趾

士府君學問優博達於從政官事小閱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有師說意思甚密尚書兼通

古今

大義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無如此

劉炳

其人見點煩篇其所著書見論贊篇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訓答至於

屈原離騷辭稱遇漁

漢一譌

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

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

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爲逸事編諸史

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譖

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覩於巖畔撰漢

舊脫漢字黃本補

魏

史者亦宜編爲寶錄矣

**按**此闕屈原列傳之採錄漁父辭漢晉春秋之援

證神女事也別傳一科不涉史乘而此條夾入二史頗嫌爲例不純亦緣此下連舉寓言假之起例耳

漁父

王逸注序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神女

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去而辭曰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

下楚襄王使王賦高唐之事又作神女賦

馬卿好色

相如笑人賦相如遊梁王悅之鄒陽語之曰相如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臣

之乎王問相如子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按枚鄒氣服於內心正於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按枚鄒

有互異

曹植至洛

曹植洛神賦余從京城言歸東藩容與乎陽林流盼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

焉思散觀一麗人於巖之畔

宓妃

黃補注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義氏之女也死洛水爲洛神

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

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寶錄斯已謬矣

况此二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

而輒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擒

蚌鷸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

一錄何止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

也蘇代至末四十七字舊本作細書其原文別有四  
十三字大意略同蓋是兩本互異之文非注也今

按本書體裁駢者為稱故轉用之仍錄原文於左○  
蘇代所言雙擒蚌鷸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

傳乎必惟取揄袂緇帷之林濯  
纓滄浪之水彌見其末學也舊本此下連後  
條郭本此處截

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

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為實則其流甚多

至如鼃鼈競長蚊蛇相憐鸞莊子鳩笑而後言鮒魚

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怪字並可引為

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為而薄周孔哉

**按**已上二條並糾中散書也舊本聯爲一通鬪檣

未綴前論中壘亦分條矣援而例之可無合糅

二漁父莊子漁父篇孔子遊於緇帷之林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

白被髮揄袂行原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頭以聽曲終原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

樞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擒鵲蚌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趙王曰臣遇易水蚌方出曝而鵲啄其肉蚌合而

箝其喙鵲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兩明曰不兩即有死鵲不肯相舍漁者

并擒之天祿識餘兩謂闕口或改兩作兩非愚謂祿識餘兩謂闕口或改兩

渡蘆中吳越春秋伍員奔吳至江漁父渡之有饒色曰爲子取餉子胥乃潛身深葦之中有饒

頃父來而呼之曰蘆中人姓字誰父曰豈非窮士乎子

胥出應食畢曰請丈人姓字誰父曰豈非窮士乎子

混沌莊子應帝王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混沌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混沌之

地混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待之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德曰人皆



竅七日而混沌死  
接與言語篇各意

其流甚多

秋永篇培井之盡謂東海之鼈曰吾跳

至矣夫子奚不聞之規規然自失也又鼈左足未入右

也鱗風茲謂蛇曰吾所以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又何

又鰲魚見道遙遊

薄周孔

番康絕交書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

止此舉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

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

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

一本下連李陵集非

**按**此借元凱書指出著書正令曰顯錄明言有疑

猶闕卓哉當爲輓近世掩襲作僞者一提其耳

列女記

預本傳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文義質直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

不類西漢人一人字無殆後來一脫來字所爲假稱陵作也遷

史舊本此二字誤入以焉之下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舊誤

傳作中斯爲謬矣此一本無

**按**決陵此書爲假作具眼在坡老之前可悟此老非不知文者。海虞王侍御峻爲余言子瞻疑此書出齊梁人手恐亦疆坐江文通上建平王書已用少卿搥心之語豈以時流語作典故哉當是漢季晉初人擬爲之

雜識十條○識舊作說按雜說乃篇之總名豈以科別之名混之雜識猶言雜記也

或讀作入聲遂以音譌轉作說字耳

夫自古舊有之字學者談稱一作講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

左氏習於太史者則一字多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

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

**釋**此

各是其一處截條又一字無觀世之學者或耽翫一經或

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隕而人有六雄

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

隱士滅

一作

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

**釋**

此言舉一而廢百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

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

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為其斯之謂也

**釋**

此言徒多者漫無主見合下條

**按**此條謂讀書顛泥一家局護偏遺自亦一病至

若博涉羣書而胸迷蒼素又為徒讀矣蓋首條泛

舉之文

桃源

陶靖節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林盡水源便得

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復行豁然  
開朗屋舍儼然阡陌交通其中男女衣著悉如外  
人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自云先世避  
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問今是何世乃不  
知有漢無  
論魏晉

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  
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  
經今並挂壁不行綴一作旒無絕二句依郭本所定  
舊本挂誤作蛙旒  
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於一朝終  
獨高於千載校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按**集內尚書春秋往往連舉此條持論莊憲可證

向諸疑惑果非質言長纓紫服文選任彦升策秀

猶化齊風長纓鄒好且變鄒俗善注韓子曰鄒君

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左右曰君

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斷其纓而出

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

舊作維

聖人無私而君子亦

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

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

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

興一層

起

後文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

賢

原注

謂嚴李鄭司馬之徒按鄭舊作柳

太玄

二字帶筆玄主數不衡人

法言恣加

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

又

一層興

夫

以宣尼叡同睿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不能忘私則自

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越魏收代

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怪哉

釋

所嗜者在此

**按**此本爲謝魏偏怙而發多事牽扯烘託以自取

譏集中授人口實處皆然

童烏

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注童烏子雲之子也

蜀漢諸賢

問明篇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也

按莊即注之所謂嚴即嚴君平也淵養篇或問于

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淵養篇或問于

之問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

行者穆如也問神篇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

乎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按谷口漢中地與所云

蜀漢恰合舊作柳不知何人雄書亦無定誤君子

麗用寡長卿也

子雲參聖

語本陸績述玄

子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誠有之史亦宜然

蓋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也吳均魏收小人之史

也其薰蕕不類何相去之遠哉

**史**而以君子小人命之奇情確品此豈於文句

間求之。向來申左乙馬人或以過分疑之觀此

可以融通前說矣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

史通通釋卷十八雜說下

中華書局聚

脩一有字史者固當以好善爲主嫉惡爲次若司馬遷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按**好善嫉惡兩言分品亦確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邵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帷簿通緒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爲直吾無取

焉

王本連下條

**按**宋與王皆劉氏所盛稱者於此仍無恕辭可知胸中不設封府異夫黨枯護朽輩人

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

約又其甚

一作此

也後來君子幸爲詳焉

**按**向洪書雜家也休文書正史也故曰又甚

昔魏史

二字有疑

稱朱異

二字亦恐誤

有口才摯虞有筆才故

知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正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

**按**此亦史體尙質之旨

口才筆才

吳志朱異字季文注文士傳曰異童少佳見朱據據曰爲我賦一物乃坐異賦

而後坐王訓故王隱晉書云華虞與太叔廣名位

略同廣長口才

按此見世說文廣談虞不能對退筆難

廣廣不能答按此見世說文廣談虞不能對退筆難

不言自口其本傳亦不稱其口才史

元瑜孔璋

魏世子不與吳質書元瑜書記翩翩致

璋陳琳字孔璋表章殊健微爲繁富按元

璋陳琳字孔

璋陳琳字孔璋表章殊健微爲繁富按元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

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於

一作近代則不然其有彫蟲末伎短才小說或爲集

不過數卷原注如陳書陰鏗傳云或著書纔至一篇

原注如梁書孝元紀云撰同莫不一一一作列名編

諸傳末原注如梁書孝元紀云撰同莫不一一一作列名編

撰周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勳傳云撰晉祠記凡此

書或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

者不可勝記故不具列之按此事同七略巨細必書

斯亦煩之甚者

**按**書貴持擇有多而不足傳者有少而不可沒者

宜勿以卷帙爲差次然如注內所列除周官禮記

二音有關經學餘則瑣雜居多其書即可留而傳

固可不具載也。研神辨茗酪檢今本梁陳紀傳

原不錄恐姚氏前別本有之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  
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諱筆誤不到於今稱之若漢

代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

計吏而謝書謝承後漢有傳卽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

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爲立傳

其所所一無字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歿後贈諡若斯而

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麼恒一作常事曾

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原注五代史通

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祀一作者者一無字

矣

**按**後來諸史恐益不免奈何假如漢書列傳人不

盈三百宋史年視西漢稍贏而列傳人至二千四

百有奇又遼金北人不與焉何古才之難而晚秀

之蔚若斯其遠耶

青翟劉舍

漢書申屠嘉傳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挑侯劉舍怡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

強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陸廉謹爲丞

姜詩

按後漢廣漢人姜詩事母至孝永平三年察孝廉拜中郎除江陽令其事范書具詩妻龐

氏傳中史通不徵范而徵謝蓋謝書則詩自有傳也

趙壹

范書亦有傳見載文篇

史通通釋卷十八